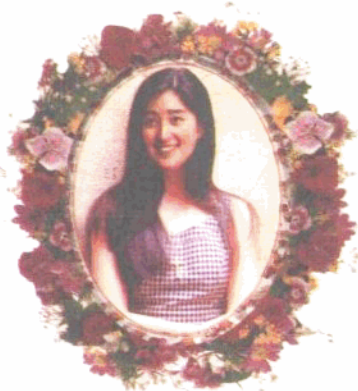


萧亮/著

红樱桃



我喊了她的名字，就这样和她告别了。她说过会写信的，难道她把我忘了吗？但我忘不了。走入山谷，我看见一位穿衣服的少女坐在一棵倒下的枯树上吹笛，寒风吹动着她的衣衫和长发。那时我怔住了，仿佛有种熟悉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来，一丝一缕地送进我的耳中。难道是她？我会吹笛。她大约十七八岁，穿着一件月白色连衣裙，身子显得有些单薄。那时车窗口透进一抹晨光的时候一样，连打也没打开。“别难过，要有信心，大学说了，一年之内恢复健康，还照样接收我写信的，难道她把我忘了吗？但我忘不了她，永远也忘不了。烟雨迷茫的荒山那边，熟悉的声音在枯树上吹笛，寒风吹动着她的衣衫和长发，就像一朵被凌虐的晚秋的残荷。无边的寂寞就这样，一丝一缕地送进我的耳中。难道是她？我的心不禁颤抖起来，它使我想起了一个人，四年前上身子显得有些单薄。那时车窗口透进一抹晨光，正好照亮她那乌黑头发衬着的白脸庞。那天夜晚，大学说了，一年之内恢复健康，还照样接收我们的。孩子，一定要抓紧治啊！”在月台上，我喊忘不了。烟雨迷茫的荒山那边，熟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四年过去了，真的会是她吗？走入山谷，被凌虐的晚秋残荷。无边的寂寞就这样包围上来。寂静的天空显得没有一丝云彩。那时我怔住站起来，它使我想起了一个人，四年前上大学。我坐在车上见到一位姑娘，她使我很会吹笛，她和她那乌黑头发衬着的白脸庞。那天夜晚，我见她坐在车大力的长椅上，行李和来的时候一样。一定要抓紧治啊！”在月台上，我喊忘不了。她说过会写信的，四年过去了，真的会是她吗？走入山谷，我看见一位穿衣服的少女坐在一棵倒下的枯树上吹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hizhuan shi

红樱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樱桃/萧亮著. 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0

ISBN 7-80647-260-6

I. 红… II. 萧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8387 号

书 名:红樱桃
作 者:萧亮
出 版 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)
网 址:WWW.BHZWY.COM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南昌市红星印刷厂
开 本:850mm × 1168mm 1/32
印 张:16.125
字 数:27 万
版 次:200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15.00 元
ISBN 7-80647-260-6/I·185

邮政编码:330002

电话号码:0791-8503450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萧亮，二级作家。1959年出生于江西省武宁县。1981年毕业于九江师专美术系。先后在武宁县文化馆、武宁县文联、九江市《浔阳江》杂志社、南昌市文学院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工作。1984年至今，在境内外发表和出版短篇小说20余篇，中篇小说30余篇，长篇小说3部，小说集两部，出版各类文学图书20余部，另外出版连环画一册及文学插图若干。

序

我写第一篇短篇小说是在一九八〇年。那时我在九江师专读美术专业,校学生会举办全校文学创作比赛,我写的一篇短篇小说获一等奖。但我对此不很在意。因为我参赛的目的很单纯,只是为了改变同校师生对我们美术系学生的偏见。当时其他师生一般认为美术系学生自由散漫,虽然享有某些令人妒忌的特权(比如冬天画模特教室里有炭火烤),其实全是些没什么头脑的家伙。我的小说得了这个惟一的一等奖后,的确改变了一些人对我们美术系学生的看法,至少给我们上文学课的教师不再像从前那样胡吹瞎侃,如入无人之境了。事实上,我们班上有不少很有才华的同学,比如我们班上就有考上专攻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生的。当时我对获奖不在意,是因为我并不打算今后从事文学创作,我的理想很明确,就是当一名连环画家,在当时许多同学看来,这简直算不得什么理想,因为连环画家在美术界并没有什么地位。而我树立这个理想是很现实的,因为我穷啊,画国画买不起宣纸,画油画买不起颜料,只有画连环画什么废纸都行。我为此付出的努力是惊人的。我画过的人物速写,在相同时间内不会比任何一个画家少,每年寒暑假集拢的画稿都要用双手抱。当时真是苦于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。十年过去后的一九九三年,我有幸接到一个连环画脚本,在当文学编辑之余画了一百八十四幅。直接用钢笔在普通白纸上画,从不需要打草稿。趁这次小说结集出版,我找了一些来补空,懂画的人应该知道我说话是诚实的。

一九八一年毕业分配，我的命运发生了转变。像我这种从农村出来又毫无背景的人，很可能会分配到当时的公社中学当教师。教我画画的陈重印先生很爱惜我，他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学功底的人文主义画家。在他的全力帮助下，我分到了县文化馆，但却不是做美术工作。就我当时具有的美术与文学两种潜质来看，陈重印先生可能更看重我的文学潜质，当时正值全国文学创作的高潮，他主持创办了一份文学刊物，安排我当这份刊物的编辑。客观上也设法让我搞本行，因为除陈重印先生外，文化馆已有两位美术师。

虽然硬着头皮转行，但我内心还是迷恋画画。迫于工作压力，也动手写小说。那时在我之前，本县已有数位作者在省级文学刊物发表了小说，我虽然也发了几篇，但都是在自己编的刊物上。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，我的心情非常烦躁。有好多次，我都想与小说诀别。那个时期，不断接到退稿，只有拿起笔来画画的时候，心情才能获得一些平静。但我暗中还在写，这时已经不是什么对文学的爱好，而是不服气，想争一口气而已。

在我几乎不想再写的时候，居然发表了一篇，是甘肃的《飞天》杂志。接着又在其他省级杂志连发了两篇中篇小说。这时尝到了一些甜头，加上各方面一鼓励，想停笔也做不到了。这就使我想起现在的打麻将，在我输得不想再打的时候，居然又赢了一回，这回赢其实是个诱饵，为的是让我后来输得更惨。

我真觉得自己写作的运气还赶不上牌桌上的运气。后来创作一直处于艰难的境地，没有一篇小说是顺利发表的，总要转几个地方，真是寄稿都寄烦了。编辑指出我的稿子主要是思想问题，不合时宜，有些东西不是由小人物来说的，编辑部担戴不起，编辑希望我先把艺术玩圆熟了，等成了大人物再来指点江山。我不以为然，小人物怎么就不可以有大思想？如今的大人物又有多少是有思想而敢表达的呢？这一点我是不会改变的。我认为小说的思想性是第一位的，纯粹玩艺术，我还不如去画画呢！这种傲气是我小说创

作屡遭挫折的重要原因。我却毫无悔改之意。

没有失过恋或离过婚的人,不可能真正懂得男女情感四字;而没有办过调动的人,也不可能真正懂得社会黑暗四字。我从未失过恋也不打算离婚,所以我这辈子不敢侈谈男女之情。但我为自己办过多次工作调动。一个中国人,你原地不动时或许你觉得是自由的,而一旦动起来,就会发觉你的手脚全被捆绑着,关心你的人多着呢!如实说,在调动中,我遇到过不少给我巨大帮助的人,我一直感激他们。但这种感激决不至于使我失去对这个社会的理性判断。我常常让自己从这种利害关系中跳出来,冷静地思考这个社会的问题。因此我的小说的主调,主要是针对社会、文化与人性这三个层次的病根,我要说出它们的假、丑、恶。反抗来自这三个方面的压迫,追求人生的自由,是我的文学梦。

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就这样度过了。不用别人褒奖,我一直为自己高尚的生活而自豪。

掐指算来,至今也发表了短、中、长篇小说五十来篇,不包括为稻粱谋的一批通俗篇什。其中部分作品由江西省作家协会主编,于一九九三年结集出版,书名为《我的独角牛,我的南方》。这本书中收入的,是从上次结集余下的作品中选出的,只有一篇《独角牛》与上次出版的内容重复,原因是上次出版该文有不少错处,借此机会加以订正。

以上作品都是在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四年这十年间写成的,以后就很少写中、短篇小说了。这是我物质生活最为贫困也是我生命最有意义的一个时期。一九九二年调入省会城市工作已经两年了,家中用到今天的电冰箱还是朋友借钱给我买的。简直可以说,是一心从事小说创作使我陷入了贫困。我对小说创作的专注与虔诚,可以与任何作家相比。这个时期,除了严肃的创作态度和高尚的人文关怀精神,我几乎没有别的。小说不仅使我贫困,而且几乎使我患了一种“高尚病”。高尚本来主要是针对社会上具有相

当地位与权力的人的道德要求,并不需要由像我这种无足轻重小人物来苦苦支撑。这种思想的出现,表明我的心慢慢在变冷。我感到了秋的萧索与冬的落寞。

毕竟,写小说使我养成了独处和思索的习惯,而这个习惯逐渐使我明白了人生是怎么一回事。小说是我穿在脚上的草鞋,踏着它,我寻找着我想寻找的东西,的确,我也找到了一些我要寻找的东西。就此意义上讲,我得感谢小说。明白了,本该开始行动;由于不能行动,当然也用不着耽于思想。

我认为,独处和思索是了悟人生的两大门径。我写小说有明确的目的,就是想把自己感悟到的东西传达给别人,借此给阅读者以独处的机会并提供思索的引信。因此我要求自己的小说节奏从容,甚至尽可能慢一点;每句话都必需让一般读者看懂,而所有话加起来应让人费思量;不仅要有情趣,同时更要有理趣;希望在形而下的铺陈中,蕴藏着某些形而上的意旨。

现在有人认为小说主要是给人以娱乐的,那是别人的事。我写小说主要并不打算给人娱乐,这个世界没人值得我去为他提供娱乐服务,反正现在也绝少有像我当年那样饿着肚子读小说的人了。

或许小说本该以娱乐人生为己任,只是由于邪恶力量的挤压与疏忽,使具有曲折温婉性格的它有可能担负起了太多的社会责任。正所谓的能者多劳吧。在小说中刻意求真,本来是小说艺术的大病,但在我所处的文坛上,却成了奢侈的追求。

在我所处的年代,小说和人格一样,自由生长的季节还没有来临。在不自由中追寻自由,成为这一代小说创作者的宿命。也正因此,小说成了众多创作者穿在脚上的草鞋。

当小说主要剩下娱乐功能的时候,我想那是一个相对美好的社会,如果能活到那时,我绝对不会再写小说。我想我会重新拿起画笔,写小说与画画相比,还是画画令人轻松,主要是它能使我放

下“高尚”这个包袱。有的时候,我几乎打算屈就别人的暗示,让自己变成一头猪,把自己的理想限制在舒适的猪栏里。但是不久我就发现,我不是一头合格的猪,跟其他猪也合不来,顶多只能披上一块猪皮。于是我安慰自己,还是做人算了,苦就苦点儿。说苦也只是心苦。犯不着强充根本不存在的救世主,就在头脑中玩点虚的吧,一个人独打一副麻将,哪方赢哪方输还不是你说了算?

痛苦在于习惯把虚的变成文字,这就等于自己给自己穿小鞋了。用心血和胆汁凝成的灵魂没有市场,而漫不经心炮制的文稿却令洛阳纸贵。因此我觉得,越来越难与如今的世人交往了。我的精神“唯物主义者”不想要,“唯物主义者”的精神我也不想要。不可避免的是,我还得依赖别人生产的物质,比如油、盐、柴、米,比如电话、电脑,这些都需要金钱去交换。为了得到金钱,我得生产别人需要的东西。如今连环画也快绝迹了,我又不会干别的,所以只好写字挣钱。数年下来,在境内外也出版了二十来本书,一方面改善了家庭生活,另一方面也使我确信自己即使成为职业作家,也有谋生的能力。当然这也使我看到了自己人格的分裂,看到自己的一半厌恶着自己的另一半。渐渐地,我发现自己与世人的联系,主要也就剩下经济的联系了。

但我的梦还没有做完,做梦是在睡着的时候,这时正是深夜。

萧亮

2001年1月于南昌家中

目 录

序(1)序

箫声(1)箫声

独角牛(17)独角牛

生命谛听着枪声的尾音(64)生命谛听着枪声的尾音

五九年的落日(124)五九年的落日

鸽子的故事(133)鸽子的故事

花阳伞下小古城(174)花阳伞下小古城

代表(202)代表

就是不改(260)就是不改

浓夜(284)浓夜

狗凶那个地方(316)狗凶那个地方

裸浴场(377)裸浴场

黑河谷(389)黑河谷

红樱桃(446)红樱桃

病(498)病

箫声

照例，每天下午放学，学生和其他老师便匆匆回家。季节是深秋，夕阳已有寒意。荒野尽头，那些四散开去的灰色影子，转眼就消失了。空旷的山野间，只剩下这座破烂不堪的校舍。

无边的寂寞就这样包围上来。

举头仰望，深秋的天空蓝得没有一丝云彩，纯净得不能再纯净。校舍原是一幢破败的祠堂，马头檐顶端有只老猫，站在那儿打呵欠，然后耸起背，慢条斯理地走动。

看看表，才四点半钟，离天黑还早。我走进厨房找老福要篮球。老福是个哑巴，厨工兼保管，平时学校除了我和他，再没第三个人住校。

老福正在水池边洗一堆新挖来的什

么草根，耳朵还灵，听说我要篮球，连连点头。打开一扇木门，在漆黑的杂物间摸索了半天，抱出一个球来。是那种质量低劣的橡皮篮球，球表面的钉齿早已磨平，上面大大小小打满补疤。球是瘪的。老福帮我给球充气。气筒早已坏了，老福用嘴含住气针，鼓硬腮帮吹。

空荡荡的一个黄土坪便是球场了。篮球架子只剩一个，朝一旁歪斜着，仿佛要极力躲开落到它身上去的球，每次碰上，它都浑身哆嗦不止。

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玩过篮球。跨篮、投篮、抢篮（其实没人跟我抢）……黄土坪和破篮板上，不时发出让人心悸的响动。

偶尔停下，眼睛便忍不住去打量球场的四周。连绵起伏的山野一片枯寂，放眼望去，不见一块耕地，不见一栋农舍，不见一棵树和一缕炊烟，一个活动的影子都没有，一声鸟啼都听不见。寂静得几乎令人窒息。

似乎抗拒着什么，我连续把球往篮板上砸，只求这种响声，驱赶着压迫我的寂寞和孤独。

有一次球碰在篮圈上，反弹出球场，滚进一个阴暗的土沟里。我过去拾起它，起身的时候，恰好一轮通红的夕阳照着我的眼睛。那时我怔住了，仿佛听见一种熟悉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来，一丝一缕地送进我的耳中。凝神细听，声音又消失了。

我继续玩球。

篮球经常滚到很远的地方去。不停地来回捡球，渐渐叫人感到乏味。那只老猫在屋脊上抬起身子，欣赏似地望着那枚渐渐暗淡下去的夕阳。

我抱起球，准备回自己的房间。

一阵凉风掠过,刚才那种声音又出现了。缥缥缈缈,时断时续。我支楞起双耳,眼睛寻声远望。终于,我朝校舍相反的方向站住,远处有一道灰褐色的荒山,声音正是从那个方向传过来的。

这回我听真切了,是长箫的声音。

我的心不禁颤抖起来,它使我想起了一个人。

……难道?这可能吗?

晚上我问老福,荒山那边是不是镇子。老福嘴巴张得很大,我才记起他是哑巴。翌日改问别的同事,他们只简单地告诉我,山那边是海。

无论怎样,我已暗暗打定主意。可是这天下午放学之后,下起了蒙蒙细雨。我在屋檐下等待着,寒冷的秋风把雨雾吹到我脸上。

整个下午,一直再没听见那熟悉的声音响起来。

吃罢晚饭,我又站到屋檐下去。雨渐渐下得大了,远处一带荒山隐匿到茫茫的暮雨背后。

直到天色完全暗了下来,我回到房间,和衣躺下……

四年前上大学,我在火车上遇到过一位美丽的姑娘,她便很会吹箫。

当时我是中途上车,到处找不到座位。由于带着木箱棉被等行李,加上心情兴奋,早已是一身汗水。车厢里很热,人们不欢迎我站在他们的座位旁边。

在尴尬和无奈中磨蹭着,无意之中,我发现一双明亮的眼睛,仿佛有人暗示我,这双眼睛会给我和善与友爱。就那样挪动着,我站在了她的座位旁边。

她和我年纪相仿,十七八岁的样子,穿着一件月白色的连衣裙,身子显得有些单薄,那时车窗口透进一束晨光,正好照亮她那

乌黑头发衬着的白脸庞。我注意到她有几次似乎想跟我打招呼，但又不时把脸转向窗外，少女的羞涩使她难以主动和生人搭话。但她不时将身子往里移，空出过道边的部分座位。渐渐地，似乎觉得热，她用手绢擦拭着脸颊。这样过了好久，她到底回头正视了我一眼，好像不相信我还一直那样站着，一丝微笑从她脸上掠过。

她开始打量我的行李，可能是看出了我的身份。火车又过了几个小站，乘客上的多，下的少，座位依然是满满的。她终于指着早已让出来的那部分座位，说道：

“坐下吧。”

我有些难为情，向她道谢的时候，她的脸也红了，转开去望窗外的景物，手绢不停地在脸上擦拭，口里轻声说，“真热呀……”

对面座位上两位老年伴侣一直注意着我们，这时会心地相互笑了笑，其中一位对我说：“叫你坐你就坐吧！”

我向她道过谢，用半个屁股坐下了。

很快，我明白她也是去上大学的新生。当得知所去的是同一所大学时，我们都显得格外高兴，表情也自然多了。我们交谈起来……那时，有根什么长棍子忽然掉下来，刚好落在我的脑袋上。我一把抓住，看了一眼，笑着嚷起来：

“嗨，笛子，这么长的笛子！”

她掩着嘴，“吃吃”地笑起来，然后说：“对不起，打疼了吧？这不是笛子，是箫。”这样说着又忍不住笑起来。

我脸上羞得通红。其实我原本不必为此害羞，乐器我知道的的确很少，不要说笛子和箫，就是板胡和二胡，号和唢呐我也照样分不清楚。为了掩饰，我从她手中接过箫，装出专心致志的样子观赏起来。这箫的外形跟笛子真没多大区别，只是比笛子长些，怕不

下二尺吧，吹孔在一端，另一端缀着一个长长的红丝垂缕。我不停地摸着它那全身的洞眼。她可能看出了我的窘迫，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，便爱莫能助似地沉默着。

“吹来听听好吗？”

我的脸颊还在发烫，不知怎么竟这样说了。

“好的。”

她答应了。我把箫递给她，起身让开。

她端坐好，让身体放松，一只脚搁在另一只脚上，纤长白皙的手指微微平展，捻住箫管，抿唇抵住长箫一端，垂下眼帘屏息了一会儿，起伏悠长的箫声便从那轻轻松开的箫孔中源源流出，一时有如柔曼的流泉，回旋在深山幽岩之间，转而又似明丽的行云，飘逸在静水旷野之上……

我从未如此亲近过这么好听的音乐，我的心给深深打动了。那时，车厢内的喧哗也停了下来，大家一齐静静聆听着这美妙的箫声。

一曲未了她便打住，眉宇间显出焦虑和不安。她站起来向大家抱歉地笑笑，把箫塞还行李架上，然后坐着默默出神。

其实，当时我也没有心情听这动人的箫声。我这次录取后的体格检查本来是通不过的，由于父母花钱买通关系，地方医生才勉强签了合格。我内心极为恐慌，担心到大学后身体复查被退回。

我对她说出了我的忧虑。

她睁大眼睛，惊异地望了我很久。没有想到，她居然也有和我同样的忧虑，而且情形似乎比我的还严重。

那时候，一种同命相怜的感情，使我们互相握紧了对方的手。

一路上，我尽心尽力地照顾她，帮她买饭，帮她打开水，还到中

途站台上打湿毛巾让她擦脸……她才十七岁，我比她年长一岁，当时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，如果顺利进入大学，我要一直像哥哥一样关心她，爱护她。

在两昼一夜的长途旅行中，她也处处关心着我。由于一直没有空出座位，她知道我那样半边屁股挤坐着很疲惫，多次要求跟我换着坐。当然我不能答应。

火车进入夜间运行，我感到眼睛渐渐撑不开了……这一觉差不多睡了三四个钟头，睁眼醒来，发现自己居然一直是睡在她的怀里……

到了坐落在东部海滨城市的大学，我们无心观赏不断扑进眼帘的都市景色，听不进一切本来应该引起我们情绪激动的声音。到大学头一件事，就是到指定的地点复查身体，合格后再正式报到注册。

我们坐在大学医院过廊的长椅上，行李拢在一起。

事实上，新生进入大学之后的身体复查是很容易过关的，只要没有重大疾病，哪个医生也不会忍心把已经跨进大学校门的学生退回家去。所以，每个体检室的气氛都是轻松愉快的，充溢着男女新生的欢声笑语。

紧张不安的似乎只有我们俩。

她比我显得更为紧张，我替她拿到的那张体格复查表，在她手中不停地颤抖着。我想宽她的心，却想不出合适的话。最后我们商量好，一个先去复查，一个留下看管行李。我让她先去，她身子一震，连连摇头。我便决定自己先去。

“上帝会保佑我们的！”临进体检室，我故意这样轻松地说，但我意识到自己的表情一定让人见了害怕。她望着我，突然跑上来，

抓紧我的手，眸子里充满美好的祝愿。

没经过几间体检室我就出来了，表格没有给还我。那时我绝望得想哭，但我极力控制自己，一路想着不能马上告诉她，我应该装成高兴的样子。

“合格了？”她跑上来急切地问。

我点点头，努力地笑着。

“太好了！太好了……”她连声说着，泪水已经挂在她的脸上。

“该你的了，不要紧张。”

“嗯！”她使劲点着头。

望着她走进体检室的背影，我直想哭，为我自己，也为她。但我还是希望出现奇迹。

“这一关过了！”

每过一关她都跑来告诉我。

“又过了一关！”

我脸上挂着笑，心却冰凉，我知道，她难以通过的是哪一关。我等待着。

终于，她再也没有出来。她经受不住打击，昏厥过去了……

那天夜晚，我和她坐在候车大厅的长椅上。行李和来的时候一样，一下也没有打开。我们等候着凌晨路过的火车，重新把我们捎回家去。

又是两昼一夜的旅行，火车终于停靠我家所在的山区小镇，她家还在前面，得继续坐下去。我邀她下车，她摇头。

“别太难过，要有信心，大学说了，一年之内恢复健康，还照样接收我们。和子，一定要抓紧治啊！……”

在月台上，我喊着她的名字，就这样与她告别了。